

目錄

CONTENTS

封面・尋港

去旅行，去書頁摺疊的地方

- 005 無處不旅遊，無處不非遺 羅樂然
011 香港都市傳說與城市「慢」遊 江其信
017 迷失廣東道 陳曉宇
022 紙上行旅，路上閱讀 葉秋弦

人物

- 030 山頂獨立，海底自行：送別劉再復
劉劍梅、閻連科、李以建、蘇煒、喬敏、樂桓宇
047 但開風氣亦為師：敬悼李金銓教授 唐小兵
053 我認識的饒宗頤先生：香港還會出現人文
大師嗎？ 陳萬雄

學思

- 058 鑒古為今：《社會契約論》中古希臘經驗的
運用 劉英傑
064 五四時期胡適的理想主義與士人情懷 陳一凡
069 雖非登俎之貴的橫行者：宋人傅肱的蟹世界
潘銘基
074 東瀛書話 | 啞行者的日本畫記 孫海玉
080 舊書今讀 | 方寬烈新舊詩詞選 蔡思行
084 唱和新集 | 紀念江樺：一曲蝴蝶成絕響 周光蓁

觀瀾

087 共讀雙城 | 香蜜湖的圓周率 張 栢 峰

092 四十年，再看《唐山大地震》 錢 鋼

品評

097 往返者的凝視：讀散文集《香江望雲》 邱振剛

101 當代中國家庭的結構轉型與女性主體革命 黃 峪

106 如果我們終將無處可逃：讀《屏幕前的童年》

李曉蓉

110 運河不只是一條河：讀徐則臣《北上》 胡明曉

閱讀前線

114 2026 香港書展巡禮



劉再復
(1941-2026)

山頂獨立 海底自行： 送別劉再復

劉再復，福建南安人。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、《文學評論》主編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理論界最具影響力的領軍人物之一，以「劉氏三論」文藝美學體系震動學界，將文學研究從機械決定論中解放出來，重新確立了「人」在文學中的核心位置。其《魯迅美學思想論稿》《文學的反思》《紅樓四書》等數十部著作，深刻影響幾代學人。

先生一生秉持「把人看做人，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」的信念，其思想和文字如星辰般照亮無數讀者心靈。本輯匯集六位親友的追憶文字，深情送別這位真性情的學者和思想家。願這些來自至親摯友的私人記憶，能讓讀者更真切地觸摸到先生的人格溫度與思想脈搏。

▶ 一座不設防的城

劉劍梅

疫情期間，父親患上了帕金森疊加綜合症。可惜美國醫生誤診為中風，讓父親錯過了帕金森症早期的治療。當我父母 2021 年底回到香港和珠海之後，父親一下子就進入了帕金森症的中晚期，讀書和寫字變得很困難，一舉一動都需要護工的幫助。帕金森病，對一向追求生命有意義的父親，是沉重的打擊。好在他在 2020 年之前，似乎有了預感，拚了命似地寫完了《五史自傳》，把心中想寫的都寫了出來。他生命的最後四年，在珠海頤養天年，有我母親陳菲亞，妹妹劉蓮，妹夫張立，和我先生黃剛陪伴著他。

今年四月底，通過朋友王強的介紹，我們一家人帶父親到杭州樹蘭醫院，接受帕金森病的新技術治療，希望這項新的醫學技術能提高父親的生活質量。然而，在治療快結束的那幾天，食物進入他的氣管，導致肺部發炎感染，醫生回天乏力，他走的那天正是佛誕——2026 年 5 月 24 日。我們一家人猝不及防，傷心不已。父親去世後的第三天，5 月 26 日，我們一家人和從各地趕去的至親摯友給他舉辦了一個小型送別會，然後把他的骨灰帶回珠海。5 月

29 日早上，我和家人、親屬用閩南道教的儀式把他下葬於珠海大洋山陵園，下午我、蓮蓮、黃剛、張立四人去珠海金台佛寺為我父親做了超度的法事。

5 月 29 號早上的閩南道教儀式，道教法師一路唸著我已經聽不大懂的閩南語，那是我父親的鄉音。伴隨著清澈的噴吶聲，我們跟著法師，一步一步登到山上去給我父親下葬。送別我父親的路上，不知為何，那高昂熱鬧的噴吶聲，讓我想起父親常說的莊子的《逍遙遊》。在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父親已經如莊子筆下的大鵬鳥，自由地飛翔於天地之間，離開塵世中的種種束縛，包括他患帕金森病的身體的束縛，得大自由和大自在了。

我父親一輩子都認為文學應該擁有不受政治束縛的大自由，「所謂『文學狀態』乃是自由狀態」。

文學是充分個人化的精神創造活動，所以作家最重要的品格乃是獨立不移的品格，即不依附於任何機構、任何集團、任何組織的品格。不依附，包括不依附於國家，不依附於政府。

文學狀態，也可以說是作家的存在狀態。從反面上說，便是非功利、非市場、非集團的狀態。從正面說，

是作家的獨立狀態、孤獨狀態、無目的甚至是無所求狀態。

自由要靠自己的覺悟，文學狀態也要靠自己的覺悟，覺悟到自由，才有自由。

父親在《什麼是文學》一書中寫下的這些話，多像一位「現代莊子」說的話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他最欣賞高行健先生的文學狀態，那種「逍遙如鳥」的精神大自由狀態，那種敢於守住孤獨、不畏孤獨、遠離各種意識形態和時髦思潮而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狀態，是他極其推崇的，而他自己也一直都處於這樣純淨的「文學狀態」。可惜國內的許多作家，很難進入他說的「文學狀態」，紛紛捲入文壇中的紛爭和名利，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真正的「獨立不移」，對各種國家、團體和機構給予的榮耀和頭銜毫不心動？

如果說 5 月 29 號上午的閩南道教的下葬儀式，與我父親所崇尚的文學的大自由精神緊密相連，那麼下午的佛教超度儀式，則與我父親晚年所崇尚的文學的大慈悲精神相互呼應。什麼是大悲憫之心呢？按照父親的說法，就是像賈寶玉那樣的無差別之心，同情一切眾生，不僅包括好人，而且包括惡人；不僅悲憫他者，也悲憫自我，悲憫一切人



劉再復、劉劍梅父女

類和自我的弱點。他說過，真正的大悲憫，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。他晚年喜歡禪宗和佛教，喜歡整本書都佛光普照的《紅樓夢》，喜歡被他稱為「準釋迦摩尼」的賈寶玉的心靈。而我父親自己的心靈，到了晚年，不也跟賈寶玉一樣，接近佛心，達到無敵、無爭、無猜、無恨、無私、無我、無分別心的境界？那天下午，在法師和眾位和尚的唸經吟唱聲中，我心中雖然悲傷，可是卻感到出奇地平靜。我彷彿看到父親緩緩踏上一朵如蓮花綻放的雲，微笑地離去。一切變得如此深邃、寧靜和祥和，無需塵世浮名來慰藉。父親終於抵達彼岸，歸於澄明，天地萬物凝然靜立。

父親一過世，網上紀念他的文章鋪天蓋地。大家捨不得他、紀念他，因為他的文字啟迪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。

不過很短的時間內，各種網上的紀念文章就紛紛被「消失」了。父親已經離世，可是他的影響力居然還如此之大、如此敏感，讓有些人坐立不安。我翻開他寫的書籍，覺得他其實永遠活在他乾淨、有力、充滿悟性和思想之光的文字裏。這些文字，早已超越他的肉身而存在，如雷電閃著警世的光，直觸我們的靈魂，喚起我們真實的痛感。他那赤誠的語言所發射出的力量，讓我們從日漸紛亂和解離的時代，重新尋找靈山的幽光。只要繼續讀他的書，就會跟他了不起的靈魂相逢和對話。

我父親的朋友，都知道他是一位天真浪漫、滿腔赤誠的人。即便他經歷了人生的種種波折和磨難——童年喪父、家境貧困、一場又一場的政治劫難、去國後的孤寂、晚年的病痛，他始終保持童心和赤子之心。他曾經反覆囑咐我和妹妹：心中要有一座不設防的城。我不知世上有幾個父母會這樣教導自己的孩子？人心險惡，世事無常，可是他卻告誡我們，千萬不能變得世故。他為我們姐妹倆都天然地遠離濁泥世界而滿心喜悅，他為他自己一輩子都保持童心而感到驕傲。「童心，是我生命最大的凱旋。」——他如是說。

寫完《五史自傳》後，父親自擬了一個墓誌銘：

這裏躺著一個人。他為文學奮鬥一生，把崇尚文學真理作為第一品格。來亦文學，去亦文學；觀亦文學，止亦文學。他為文學的獨立權利和自由權利而付出全生命與全靈魂，直到生命全部被文學吸乾。

我和妹妹把這個墓誌銘刻在了他的墓碑上。我們的「文學老爸」是一位「文學赤子」，他會永遠活在我們一家人的心裏，活在所有愛他的朋友們的心裏，而他充滿力量和思想的文字一定會超越時空而永恆存在。

► 看香港：與劉再復先生 「界·界」對話錄

閻連科

時間：2026年6月8日

地點：香港科技大學教職工宿舍5座的一間客廳內

場景：客廳靠裏有一把竹藤椅，那是劉先生生病走路不便時，他的女婿黃剛先生專門為他選購的。幾年前，有很長一段時間劉先生經常坐在那把椅子上，讀書、冥想、朝著樓下的大海望。幾年後的今天我盯著那把空空的椅子望，望到眼睛疼痛時，那